

民衆文庫

萬年恨

(七字唱本)



教育部民衆讀物編審委員會印行

116
I239.9
16



3 2173 1265 5

萬年恨（十字唱本）

世上人品不一般，也有愚來也有賢，也有

也有小人混吃穿。忠義之人把國救，狼心狗肺做漢奸。

還有一班糊塗蛋，看事不明上賊船。身敗名裂後悔晚，

終身抱恨到九泉。江水難洗一身臭，長留罵名千萬年。

自從中日開戰以來，咱中國地大人多，物產豐富，政府又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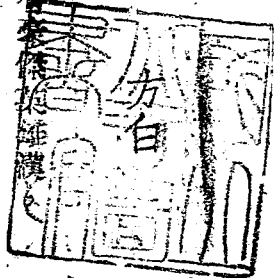
定長期戰略，越打越強。那日本師出無名，國力空虛，軍民厭戰

，進退兩難，眼看不久就要失敗。所以我國各地不論南北東西，

不分男女老少，都來抵抗日本。前方打仗，後方建設，真是數不

萬年恨

一



讀詩書雜誌士。可是也有十等五，不明事理，看見剛一開戰，日本佔了一點便宜，就慌亂起來。因此，糊裏糊塗跟人走上妥協投降的迷路。歸到走至盡頭，才知此路不通，後悔已晚，無法回頭，只有一死了之。萬年遺恨，實在可憐。這本書裏，說的就是這麼一件事。

書中不表別一錯，此人名叫黃逸凡，家住廣東新會縣，離城十里有家園，自小上學把書唸，長大了當金山，留學畢業回國後，省政府裏做職員。黃某爲人見識短，不顧將來顯眼前，國家利害看不見，做官不過爲了錢，只圖自己得方便，惟恐事情遇艱難，省力討好他就幹。

混個清閒算平安。正逢中日開了戰，南北戰場打得歡。日寇進兵攻武漢，又在南海列兵艦，一心要把廣州佔，登岸就在大鵬灣。增城一帶開了火，逼進廣州跑幾天。黃某一見事不好，手忙腳亂心不安。坐在家裏想主意，對着妻子把話談——他說廣州快失陷，失陷之後逃命難，我看不如趕快走，早走一天保平安。夫妻二人商量妥，收拾行李出城關，一直回到新會縣，并未下鄉把家還。城裏有個好朋友，姓張名叫張體乾。找到體乾談一遍，就在他家把身安。張家住丁許多日，越住心裏越麻煩。那天正把報來看，一篇文章登上邊，作文之人汪精衛！

焦土抗戰講一番，他說中日這一戰，中國百姓苦無邊，不等日本來動手，自己放火燒個乾，這就叫倣焦土戰，同歸於盡一齊完。汪賊說話有用意，他與日本有勾連，他說打仗不上算，好跟日本把和談。只要中日一停戰，日本氣焰大如天，中國由他隨意佔，亡國之禍在眼前。明眼之人不上當，糊塗之人看不穿。黃某看完自叨念，老汪言語真痛酸，如此抗戰有何用？一條死路在眼前，不如當初不抗戰，還許留下房幾間。不看別人看自己，東西扔了一大攤，想來想去不合算，以後生活更作難。爾道愁眉不開展，一腔心事對誰言？知心朋友沒幾個，

眼前只有張體乾。每逢二人談心，總是牢騷說不完。

(白) 這位黃逸凡先生，自己在逃難時丟棄了一些東西，就覺得他在抗戰中受了莫大的損失。看到廣州失陷，武漢撤退，更是大失所望。偏偏長沙大火之後，他讀了汪精衛一篇文章，把抗戰的結局，故意說成是一片焦土，他自己心裏，越發苦悶起來。他那朋友張體乾，是汪精衛手下的一名小小的走狗，在兩廣一帶，專修聯絡工作，拉攏漢奸，替汪賊擴充勢力，時常的上香港跑跑，不斷的回家住住。這個人談起話來，却另是一個派頭。他說汪精衛這人，很有救國的心腸，只是幫他的人太少。

張某時常到香港，奔波來往十分忙。一日回到新會縣，

帶着南華報幾張。見了逸凡把話講，未曾開口笑臉揚，老實快看這些報，消息重要不尋常。逸凡拉報看社論，主張和平要擁汪。再看要聞與專電，果然變化不尋常。老汪私離重慶地，反對政府自主張。現在安居在河內，發表文章反中央。他說要把和平講，沒有再比停戰強。中日若要再打仗，打到末了中國亡，早同日本把和講，免得日後受淒惶。逸凡看罷南華報，張某一旁開謊腔：還是老汪說實話，一片愛國熱心腸，中矣不用他的話，他才一鬆是南洋。他這一走不要緊，中央政府着了慌，內中許多主和派，一定出來幫老汪，名流學者多多少少。

來到香港一大幫。如果中央肯停戰，主持大計靠老汪，如果中央不停戰，老汪也有好主張，重新組織國民黨，再成一個新中央。這是一個好機會，不可失去好時光。你要能夠到香港，我還可以幫你忙，弄個委員很容易，幫着老汪幹一場。老汪一定能成事，你也跟着沾了光。逸凡一聽有了意，便與體乾細磋商，決定香港走一趟。要給老汪去帮忙。自己回到屋裏去，對着妻子說衷腸。他妻本是新婦女，爲人正真有主張，見他打算上香港，叫聲逸凡聽端詳，國家政策沒有變，抗戰到底不投降。我看老汪靠不住，向來沒有好主張，他的主意果然好，

爲何出來反中央？他的主是要是錯，你去幫他爲那樣？我看這是不去好，再候幾天又何妨？看看政局怎麼樣，我們再來拿主張。逸凡一聽也有理，放下此事，匆匆常轉眼過了四五日，體乾又來催老黃，明天就要上香港，你們趕快理行裝！失去機，趕不上，逸凡一見着了忙。又與妻子細談論，他妻開口罵老汪，你把老汪看一看，反覆小人最無常，今天他說張三好，明天又說李四強，行政院裏做院長，沒有一點好主張，對日交涉全退讓，任憑日本逞瘋狂，和平二字怎麼講，明明他要投降降。人人說他把國賣，他跟近衛唱雙簧，他與漢奸沒兩樣，

一定沒有好下場。勸你不必去上當，正經救國才應當。

(白)黃逸凡的妻子，本來是個新式婦女，平常看書看報，對於抗戰大局，懂得十分清楚，所以她極不贊成汪精衛的行動。無奈黃逸凡自己有幾分糊塗，又受了張體乾的慫恿，認為老汪的主張，出於愛國之誠，別人反對老汪，反而是誤會。因為要去香港，他們夫妻二人大大的吵了一頓。後來他妻子聲明決不跟他同走。他自己利慾薰心，竟自帶了幾件行李，獨自與張體乾到香港去了。這一去，經了張體乾的介紹，同幾個汪派走狗見了面，居然在香港活動起來。

香港一帶漢奸多，居然成了漢奸窩，只因此地不屬我，

中國政府奈何。漢奸辦了漢奸報，汪派天天吹法驪。說是要免亡國禍，只有對日快講和，講和也有好條件，中國損失并不多，國土完整不能破，主權獨立不能奪，建立東亞新秩序，造成一個新中國。漢奸頭子汪精衛，忽南忽北常奔波，南京見過梁鴻志，北平會過湯爾和，還有一個王克敏，三個漢奸大膽。南京北平偽組織，都着日本滅中國，各自成立偽軍隊，又把財寶廣搜羅，苛捐雜稅無其數，害得百姓難生活。這是兩台猴子戲，日本一旁敲着鑼。汪賊去見他三個，賣國勾當任細說，一心要把偽組織，三鍋臭肉併一鍋，漢奸頭子由他做，

這叫南北大共和，無奈此事不好辦，個個漢奸心眼多，都要自居老前輩，不拿汪賊婆婆釘子碰了無數個，惹得汪賊無奈何，回到上海拿主意，住在滬西漢奸窩，放下汪賊且不表，回頭把老黃說，自從香港人丁夥，眼看快夠一年多。當初本在總組部，當了一名小曉囉，如今改歸秘書處，工作派在第三科，科長待他還不錯，科裏公事也不多。後來離港到上海，住在滬西沒移動，外邊活動他不做，祇在屋裏幹工作。有個同事感情好，此人名叫胡波濟，常到波濟家裏坐，打牌吃酒絕話說，他波濟真快樂，帶着家眷方便多，夫妻感情既不錯，

兩個兒女又活潑。濟渡太太嘆口氣，這裏不是好生活，出門不能隨便走，便衣暗探後跟着，說話也得看前後，恐怕惹起風波，有心搬家住租界，上頭命令不准挪。住在這裏不好過，就跟坐獄差不多。回頭又把老黃問，太太不來爲什麼？老黃見問喘口氣，嫂子提她幹什麼！我來她都不願意，廢話說了一大篇，結婚二年沒吵過，那次幾乎摔了鍋。自從那次分了手，到今也有一年多，從前還有幾封信，現在信也見不着，也許是她不來信，也許來信收不着，上邊查信查得緊，來信去信都蓋戳，信上說話要不安，要是一定收不着。老黃說了一片話，

心裏也是想老婆。

黃逸凡看見人家帶着家眷，自己也很想念老婆，半年多不見家信，不知她一個人究竟跑到那裏去了。再想到臨走時候，一場吵架，却又非常恨她。如果她肯跟着自己來，現在也不至這樣孤單。後來又一轉念：管她呢，只要和平實現，自己官運亨通，隨時隨地都可以再娶個老婆，於是這想家的心也就淡下去了。正趕上這幾天同日本人大辦交涉，科裏的公事也特別忙，辦的無非是統計，表冊，計劃之類的東西，至於同日本人談的究竟是什麼事，那就只有汪賊的親信走狗才能知道，像黃逸凡這班小嘍們，可就一概不知了。

一天午後下了班，濟波來叫黃逸凡，今晚到我家裏去，有件要事談一談。老黃自己吃了飯，要找濟波問根源，一到胡家見了面，濟波開口叫逸凡，大事不好怎麼辦？老汪果然當漢奸，高、武和陶希聖，全把秘密來揭穿，密約二十二條件，大公報上登的全，中日關係新調整，不分彼此叫渾然，一切全歸日本佔，不論土地與主權，原文照像製了版，千真萬確無虛言。高、陶二人這一辦，一定引起大波瀾。老黃一聽忙追問，你從哪裏知根源？濟波說是我有報，不信你來看一番。說罷拿出一份報，馬上遞給黃逸凡。老黃接報仔細看，字字行行的全。

要網附件一大片，照像銅版在上邊，從頭到尾看一遍，又聽濟波叫逸凡，誰知老汪這樣辦，賣國賣個乾又乾。天上空氣河裏水，地下礦產地上田，國事都歸日本管，一百萬身難翻。老汪既然這樣幹，你我跟有實在冤。才知當初受了騙，一向還在鼓裏瞞。怨我自己是渾蛋，稀里糊塗當漢奸。老黃本來沒主意，遇見事作了難，拿着報紙瞪着眼，嗒聲嘆氣無一言。濟波一旁開了口，叫聲逸凡聽我言：別人腿快抽身走，咱們還在臭泥潭。我看還是走的好，不走就得當漢奸。老黃才說我也走，咱們一同去上船。老黃本是單身漢，濟波帶家頗麻煩，

兩人商量多一會，定妥日子是明天，先到租界住旅館，回頭買票好登船。老黃說聲明天見，辭別濟波出門前，原來外邊正下雨，老黃沒把雨衣穿，濟波送出一把傘，這才萬步走蹣跚。一邊走着一邊想，無限感慨在心間，想起自己無主見，胡亂聽信張體乾。別的好處沒到手，落了一名小漢奸。回家怎見太太面？有何臉面到人前？又想太太原諒我，認個不是也就完，敗子回頭金不換，依舊夫妻好團圓。以後一定好好幹，贖回名譽也不難。老黃回到寄宿舍，進了自己小房間，桌子，邊看一眼，一封書信在面前。

(白) 黃逸凡拿起書信一看，原來是從朋友處轉來的一封自己的家信，他想半年多不見太太的信，這邊還不知都說些什麼，一定是非常想念他的話語。哪知打開一看，却是這樣：上邊說：半年以來，連寄二十封快信，不見一封回信。最近看見報上登的日汪密約，才知道你在上海幹了這種賣國勾當，早已不要家了，你既然做了漢奸，不要國，不要家，當然不願妻子。豈不知像你這種人，早已不是中國人了，你不要中國，中國也不要你，你不要妻子，妻子也不要你，你不要以為汪賊賣國，能夠成功，有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在這裏抗戰，那個密約也不過是一張廢紙！你不要以為你還有什麼希望，你將來除了自殺或被人家殺死，決沒有別

的有出路，我現在聲明，咱們斷絕夫婦關係，你等着死吧！我已經參加了抗戰工作，我要做一個中國的戰士，我要看着你們這一羣無恥的東西滅亡！黃逸凡看了這封信，心跳，頭眩，手也哆嗦，腿也發軟，勉強掙扎的到了床上坐下。

床上坐倒黃逸凡，萬把鋼刀心上穿，腦袋裏邊開電扇，眼前好像黑一團，出氣好像風吹火，呼出呼出緊相連，剛比死人多口氣，癡癡呆呆老半天。一直坐到十二點，這才上床把燈關，雖然躺下不能睡，一陣一陣把身翻，思前想後心思亂，難受滋味苦又酸。會客廳裏掛鐘響，可露送到枕頭邊，一點兩點三四點，五點六點亮一天。

披衣下床洗了臉，揀起皮包要上班。出門走了十幾步，忽然雨點把路攔，回身又到寄宿舍，打算再把雨衣穿。忽然看見一把傘，一把雨傘靠牆邊，想起昨天借傘事，胡濟波家把話談，約定今天同逃走，爲何忽然又上班！打開皮包看一看，無用東西扔一邊，隨身衣服帶幾件，還有鈔票五百元，穿上雨傘又打傘，出門直奔租界邊，進了一家大旅館，定了一間小單間。又到華東大飯店，去找濟波把話談。果然濟波先來了，兩個孩子在身邊，房間之內坐定了，老黃開口把話言，嫂子爲何不見面？濟波搖頭不開言，對着孩子指指手，房間外邊玩一玩。

兩個孩子出門去，濟波開口叫逸凡，這件事情怎麼辦？活活坑死父子三！老黃忙問什麼事？濟波這才說根源，今天早晨五點半，一家四口在門前，什麼東西也不帶，隨身衣服幾個錢，一面走着一面看，恐怕有人犯路攔。哪知走了不多遠，就有暗探到身前，大大小小的幾巡，來往情由問個全。我說租界有事幹，三個鐘頭轉回邊。暗探擺手說不信，出了差錯由他擔，男的要走女的在，女的要去男的還。萬艘出在無計奈，夫妻分手路路邊，太太含淚回家轉，放過我們父子三。老黃你看怎麼辦？這些走狗看得嚴，可恨可恨恨死我，恨不吃了賊心肝。

他們硬要把國賣，拉住別人不放寬，可嘆可嘆真可嘆，
滬西就是一座監。汪賊要有好下場，老黃把我眼睛剜！
濟波越說越生氣，一旁楞住黃逸凡，老胡夫妻被拆散，
自己夫妻難團圓，一失足成千古恨，真是同病正相憐。
想罷便向濟波問，咱們該坐什麼船？濟波回答你先走，
最好還是英國船。我得在此拿主意，難免耽誤兩三天。
救出太太一同走，搭救不出也上船。

（白）黃逸凡見胡濟波決意遲走，談了幾句，便回到自己住的
那個旅館。打聽了一下，正好有一隻英國輪船，明天開行，票還
沒有賣完，他便買了一張。次日清早，趕到碼頭，上了船。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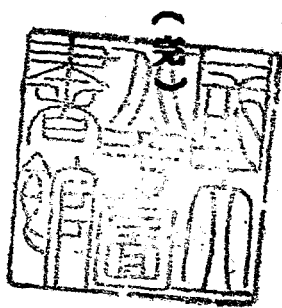
工夫，那船便開了。他買的本是房艙，房間之內，連他一共四個客人，那三個人裏邊，有兩個是一雙夫婦，看樣子好像新婚不久，兩個人坐臥不離，如膠似漆，實在甜蜜得很。另一位是個單身少年，看年紀比自己小四五歲，手裏老是拿着書看，黃逸凡心裏很亂，一上床就躺在床上，閉着眼想起來。

老黃躺在房艙中，思前想後心不寧，想起自己新婚後，也同太太去旅行。少年夫妻甜如蜜，偏在人前擺愛情。走起路來挽着手，未曾說話笑臉迎。十分恩愛說不盡，美滿快樂小家庭。誰知幸福不長久，敵人來把廣州攻，這個變化慘得很，破壞我的好家庭，自己不該瞎了眼。

跟着漢奸一路行，吃了一年漢奸飯，才知此路走不通。只說回頭就是岸，家中還有一盞燈，夫妻若得重相見，表明心事見笑容。誰知人家不要我，去同別個講愛情！看我如同一堆糞，隨手扔在臭毛坑。扔得好來扔得好，大風吹滅我的燈！我像掉在無底洞，又像吊在半天空，想要呼天天不應，想要呼地地不靈，掬盡三江長流水，難洗漢奸臭名聲。有何臉面回里鄉？有何臉面見友朋？心裏越想越難過，又聽房裏談話聲，人家夫妻談情話，快樂融融興致濃。自己要同人家比，離合悲觀不相同。人家好比雙飛燕，自己好比臭蛆蟲。人家走的光明路，

自己爬在臭毛坑。又聽少年低聲唱，京戲唱了兩三聲，彷彿是罵毛延壽，原來罵的汪兆銘。自己原把汪賊恨，別人罵汪反吃驚，一聽漢奸兩個字，自己如同受苦刑。看看房裏待不住，甲板上面散心情，滾滾海水翻白浪，對對鷗鳥任飛騰，海闊天空多自在，魚鳥自由樂無窮。牠們都比自己好，自己已經沒路行，小小房艙沒坐處。哪裏不是一般同。中華天地雖然大，什麼地方把我容？看來還是海裏好，不如跳到海當中。想了半天主意定，心也靜來氣也平。自己取出日記本，從頭至尾寫分明，自從香港逃逆起，寫到離滬到船中，最後寫了幾句話，

牽動同胞仔細聽：爲人切莫走錯路，一步走錯恨無窮，自己一死不足惜，但願抗戰必成功。等到晚上黃昏後，本子放在床當中，老黃站到甲板上，對着大海看分明，萬道金光波上起，一輪明月照長空。想要跳海又不忍，兩行熱淚落前胸，牙關一咬心一狠，只聽嗵咚響一聲。大海依然波浪湧，輪船照舊向前行，船上少了人一個，老黃從此命告終。



萬年恨

二六

仿印教育部民衆讀物及播音小叢書辦法

一、教育部編印之民衆讀物及播音小叢書，除中央黨政機關商得教育部同意或各省市教育廳局呈經教育部核准均得仿印分發外，其他發行教育書報之書坊如欲仿印發行，均須遵照本辦法辦理。

二、仿印之書坊，須備具聲請書連同樣本三份，呈請教育部核准後方得發行。

三、聲請書應記明左列各事項：

甲、發行版數及每版部數；

乙、仿印用途；

丙、賣價

丁、聲請仿印之機關；

戊、發行人之姓名，住址，略歷。

四、仿印本書文字插圖格式及內容，須悉依原本不得增刪或變更，如認為有應修改之處，須將擬改之文字徵得教育部之同意，或呈請教育部核准。紙張不必與原本相同，但以本國紙為原則。

五、仿印本應於封面上註明『經教育部核准仿印』及『某某書局印行』字樣，並於封面底頁登載教育部准予仿印之批示全文。

六、仿印本之封面上除書名及前條所列各項外，不得夾印其他字樣，封面裏面亦不得附印其他文字。

七、仿印本之賣價不得超過教育部原定之價額。

八、不依本辦法私自仿印者，經縣市政府查明後，呈由上級機關轉報教育部禁止其發行。

九、本辦法自公佈日起施行。

82

4

SKBC

MG

I239.9

16